

文化观察

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单看这句话,似乎有些抽象。不过,当翻开陈寅恪著《宋朝人的小红书》,细细品读,抽象的历史便渐渐变得具象。宋人对生活之美的极致追求,对烟火日常的用心经营,也逐渐在我们眼前明晰起来。

砚舟深耕文史领域,擅长以新潮视角解读古代历史,用通俗鲜活的方式解锁古人生活百态。书中分门别类铺展大宋节庆、饮食、游乐、艺术、市井百态,将宋代的风雅日常包装成一篇篇“种草笔记”,探索宋朝的市井风俗和趣味故事。原来千年前的宋朝,恰似现代生活的平行时空。如今流行的“颜值经济”“外卖自由”“社交仪式感”,千年前的宋人早已玩得通透。全书三十二个小节就像三十二篇爆款笔记,标题自带网感,内容精炼鲜活。你会看到汴京热榜上的“十文钱吃遍路边摊”,就连宋徽宗都成了评论区常客,这种古今碰撞的幽默,让每一页都藏着惊喜。

宋朝人的“松弛感”,藏在细节里。男子戴帽,女子簪牡丹,把四季戴在发间,全民簪花,“人老簪花不自羞,花应羞上老人头”,他们把生活过成了一首词。在这个宵禁宽

藏在“种草帖”里的大宋日常

胡胜盼

松、夜市繁盛的朝代,既可以彻夜吃喝,看相扑、听杂剧,又可以点茶、焚香、挂画、插花,“俗”可以俗到极致,“雅”又可以雅到顶端,人人都可以追求成为“张弛有度的生活家”。宋人把生活热情折进花里。他们相信案头尚有未谢之花,日子便不会太差。焚香之艺,并非取决于所用香料的贵贱,而在于是否领悟生活的美学真谛。他们把香“玩出了花”,皇家讲排场,文人讲意境,百姓讲实惠。贵到龙涎沉香,贱到果皮皮渣,都能化成缕缕香气,飘进诗、飘进画、飘进日常。

在宋朝,每一个节日都不局限于节庆本身,注重的是过节背后的生活乐趣,而这才是最有趣味的地方。宋人赋予生活的浪漫,是把“仪式感”刻进DNA的生活美学。节庆里,除夕围炉守岁,中秋把酒问青天。宋人不用打卡、不用刷KPI,他们的日常是“春郊走马、夏夜纳凉、秋林赏叶、冬炉煮酒”。

宋朝就有“黄金周”,“外卖配送”戌时下单亥时达,连打工人都类似“996”的职场日常,社保、打车这些现代词汇,在宋

朝都能找到对应原型。如果不说,你敢信?总觉得古人保守,翻一翻此书,才发现是自己格局小了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写道:“市井经纪之家,往往只于市店买饮食,不置家蔬。”宋朝白领、商贩下班懒得开火,或家里来亲戚,菜不够,点几道外卖就行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就有小哥左手举碗,右手拿筷子,一路小跑给客人送餐。当时的外卖已经分出“快送”“慢送”两种,急单由脚店伙计跑步送达,慢单则雇驴车统一配送。为了防止汤汁菜凉,食盒里还塞上热砖或棉套,保温技术丝毫不含糊。如此服务,就连皇帝也挡不住诱惑,宋孝宗隆兴年间逛夜市,半夜嘴馋,曾亲自点“外卖”,让南瓦张家的圆子、李婆婆的鱼羹送进宫。

宋人讲究吃喝,养猪业蓬勃发展,所以猪肉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的佳肴。猪肉有很多烹饪方法,红烧、白煮,东坡肉最为有名,苏轼是顶流美食博主,笔下的宋时风味,比当下探店笔记还诱人。

出行除了走路,宋朝有24小时营业的马车出租,价格低廉,服务周到,亦可选

择骑行。坊间有一种专职导游,名叫“闲人”,个个身怀绝技,他们就是行走的“行程管家+摄影师+代购”。更令人称道的是宋代的社会救济体系:居养院收容老弱,安济坊救治病患,漏泽园安置孤寡。

此书内容考据扎实,真可谓是千年前的“种草帖”,处处可见宋人生活的烟火气和风雅味。

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·约瑟夫·汤因比曾表示:“如果让我选择,我愿意生活在宋朝。”



《宋朝人的小红书》
砚舟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翻开一本书,就是打开一个新世界。

独立书评

琴弦上的诗人

章剑峰

在流行音乐的长河里,有人用旋律取悦耳朵,有人用歌词诉说情绪,而鲍勃·迪伦,把歌唱成了诗,把诗唱成了歌。我对鲍勃·迪伦的喜爱,并非始于他斩获诺贝尔文学奖、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,而源于更早的听歌旅途。

深耕乐评写作多年,我发现:流行歌词的文学性,一直是被写作者普遍冷落的领域。而我喜欢探讨歌词的文学价值,希望让更多文学爱好者走近音乐,让更多音乐爱好者亲近文字,双向奔赴,同步感受音乐与文学交织的独特魅力。

读完《鲍勃·迪伦:诗人之歌》一书,我可以毫不矫情地说:我重新认识了这位相伴多年的异国歌者,读懂了一名歌手背后隐藏的诗人风骨,读懂他一生的勇敢与温柔。

此书作者是法国知名作家、记者让-多米尼克·布里埃。和无数听众一样,作者初识鲍勃·迪伦,亦是缘于经典之作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。简单的吉他伴奏,沙哑沧桑的嗓音,几句叩问式吟唱,如投石入水,在心底漾开久久不散的涟漪。《鲍勃·迪伦:诗人之歌》最动人之处在于:作者兼具音乐人与音乐史研究者的身份,却摒弃晦涩专业理论,没有神化鲍勃·迪伦,而是顺着他的生平与音乐轨迹,以温和娓娓的笔触,解读一首首穿越时代的经典作品。从格林威治村的青涩浅唱,到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对和平与正义的深刻追问;从《像一块滚石》对孤独与自由的深刻解剖,到晚年沉静内敛的低吟,鲍勃·迪伦的每一段歌词,都带着粗粝的现实质感与滚烫的思想力量。他以朴素直白的文字,书写时代阵痛、人性迷茫、青春叛逆与生命本真。旋律是他的表达载体,文字才是他的精神灵魂,这把锋利的文字之刃,剖开世俗浮华,直抵时代与生活的本真。

书中以大量篇幅,克制且精准地解读鲍勃·迪伦的歌词文本。作者直言,鲍勃·迪伦的伟大,并不在于旋律动听与否,而在于他将文学语言归还于普通人。写战争残酷,写人世孤独,写时代迷茫,写个体反叛,不堆砌辞藻,不刻意雕琢,字字质朴,句句戳心。他的歌词脱离旋律依旧独立成文、意蕴绵长;他的民谣剥离曲调,仍保有厚重的思想分量。这,正是他能够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缘由:以民谣为载体,完成文学的表达使命,以歌手之身,扛起诗人的时代责任。

当民谣旋律与文学诗意相融,便能看见鲍勃·迪伦身上那份难能可贵、始终不改的创作初心。真正的艺术,从不只取悦双耳,更在于叩击心灵、记录时代、审视现实。这份爱,需要何其强大的内心与无畏的勇气。面对采访,他常说,若说有什么想分享,那便是“不可能,也可以成为可能”。一切皆有希望。而谈及自己千万词作的内核,他只留下短短六字:有勇敢,没别的。

倘若你曾沉醉于他的歌声,倘若你好奇,一位民谣歌手何以跨界文坛,登顶世界最高文学殿堂,不妨翻开《鲍勃·迪伦:诗人之歌》。全书近25万字,语言通俗、叙述平实,如一把钥匙,解锁这位琴弦之上、行走世间的时代诗人,走进他丰盈深沉的精神世界。

《鲍勃·迪伦:诗人之歌》
「法让」多米尼克·布里埃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读懂史铁生

何况

家争先恐后地向外疯跑,去抢阳台上那副双杠玩。铁生是个很灵巧的人,双杠玩得很好,是他教会我双杠上的技巧。十三岁,正是野草一样疯长的年龄,看他在双杠那里上下翻飞,不由得你不试一试。玩累了,两个人就坐在杠子上聊天,比比胸大肌,阳光下,操场边,很惬意。”然而,命运对史铁生不公,病魔缠上了他,将他“种”在了轮椅上。孙立哲《想念史铁生》一文中提及:“1997年,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,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。回国之后,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,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。”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,但史铁生没有向命运低头,奋力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写作之路。

让我们翻开下册“文友辑”,聆听邵燕祥、冯牧、陈建功、何怀宏、王安忆、周国平、陈徒手等文坛友人的追忆与评述。关于史铁生文学创作的价值与分量,诸位文友均给予高度肯定。从短篇小说《法学教授及其夫人》《午餐半小时》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《命若琴弦》《老屋小记》,到中篇小说《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》《礼拜日》《原罪·宿命》《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》,再到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《我的丁一之旅》,以及随笔散文《我与地坛》《病隙碎笔》等,哪一部哪一篇不是精品?要全部读懂它们,绝非易事,要领悟个个中精髓,需要时间、阅历和悟性,更需要了解史铁生这个人。谢有顺在《史铁生:一个尊灵魂的人》中作出精准论断:“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,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,在自己的‘写作之夜’,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,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。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,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。”



《铁生 铁生》
王安忆等著 章德宁等编
中译出版社



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,他以残缺之躯创作了《务虚笔记》《我的丁一之旅》《病隙碎笔》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《我与地坛》等众多经典作品。有道是“书比人长寿”,史铁生的肉身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,但他的书一印再印。阅读他的作品,懦弱或变得坚强,高傲或变得谦卑,狂躁或变得平和,浑浑噩噩者会开始思考人生。

然而,要真正读懂史铁生的书,首先要读懂他的人。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和他亲身接触的人来说,读懂他的便捷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亲友、学友、文友回忆他的文章,从中还原各个时期的多元细节,力求抵达真相,寻觅生命深处的根系、脉络,“发掘其生命意义以及精神意象、精神行迹、精神力量、精神成果”,追问生命终极意义。这也是我们当下缅怀史铁生的最好方式。

《铁生 铁生》上中下三册回忆文集,很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。这套文集上册名为“亲友辑”,选取了史铁生妻子陈希米、妹妹史岚、弟弟史铁桥等亲友的文章,温情脉脉,感人肺腑。史岚在《我和哥哥》一文中说:“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,他和医生护士都成了好朋友,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,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;有时候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,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,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刻的蜡板印成的。”在妹妹眼里,哥哥啥都会,病后住进医院仍然如此。史铁生的确招人喜欢,他的“插友”们始终对他不离不弃,“他们那一代人的情怀就像蓝天白云一股纯净,虽然命运不济,但胸襟博大,思考深远,对人与事充满哀怜,几乎是无杂质、无私心的贤人们”(陈徒手语)。或许正是这些特质,把文学女青年陈希米吸引到了史铁生的病床前。史铁生与陈希米的爱情是一段传奇,非常纯粹。陈希米写道:“我知道你从来反对以‘立场’发言,反对不动脑筋的懒惰,于是我学习,我思考,于是就分明听到你的呢喃,你的分析,看到你又在开辟自己的荆棘之路。”

文集中册名为“学友辑”,集中选取了史铁生清华附中同学陶海粟、克明、孙立哲、邢仪等人的回忆文章。克明在《永别了地坛,永别了铁生》一文中写道:“一下课,大



赠书时光

李思华

身为数学教师,我在教坛上深耕了近四十个春秋。快退休了,有知心朋友问我,忽然间卸下教学重任,内心是否会倍感空虚和无聊?我指着存于手机中的书房照片,微笑着回答:“内心会孤独,但绝不会无聊,因为有书香相伴!”

恍然间,我不由回想起书香相伴、热血沸腾的青少年时光,许多故事好比发生在昨日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乡亲们过着肩挑手提的简朴农家生活,许多孩子买不起梦寐以求的小人书,更不用说其他课外书籍。读小学时,我非常羡慕家里有整箱小人书的伙伴,想方设法借阅。正是小人书,打开了我课外阅读的一扇窗,点亮了我的文学梦想。

随着岁月增长,我阅读的胃口越来越大,除了小人书,对其他书籍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,却不敢也不忍心向父母开口要钱买书。十一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,我瞒着父母,独自一人过石板桥、抄小路,前往五公里外的镇上新华书店“蹭”看书籍。当我在书店看了近半个钟头书时,书店里的阿姨走到我身旁,微笑着问我:“小朋友,想买哪本书?来,阿姨帮你拿。”我怕阿姨赶我离开书店,不敢告诉她真相,红着脸,紧张得说不出话:“我……”“孩子,慢慢选,不急!”渐渐地,我又忘了周围的世界,沉浸在书中精彩的情节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一阵噼里啪啦的雨声把我从书中拉回现实,我往街上一望,糟了,下雨了,得赶紧回家,石板桥可别被淹了!我把书塞回书柜,转身对着阿姨:“阿姨,谢谢您,我得赶紧回家!”边说边冲向门口。“回来!”背后一声喊,我吓了一跳,转过身,阿姨递给我一块油纸布:“带上,遮遮雨,下次再来还我,路滑,小心!”我心里一热,撑开油纸布,冲进雨雾里。

多年以后,我成了镇上一名初中数学教师,在给新华书店阿姨的小女儿辅导数学时,和阿姨说起了

自己少年时一次次在书店“蹭”书的情境。阿姨笑了笑:“当年,有不少像你这样蹭书的孩子,读书不易,我都尽量玉成!”她的话让我感触至深,一股暖流久久回旋在我的心里、刻在记忆的深处。

读初中时,学校和村部连在一起。村里给生产队队长订阅报刊,父亲恰巧是生产队队长。记得我第一次课间去村部,替父亲领到报刊时,激动得心怦怦直跳。我仔细阅读了每一篇文章,那些文采飞扬的佳作,让我沉浸其中、流连忘返。

族亲里一位堂姐考上了镇里的高中,堂姐的一位亲戚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,我又有了书可蹭读了,通过堂姐,我借阅了一系列长篇小说,如《林海雪原》《山菊花》《苦菜花》《红岩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。书中字里行间讲述的故事惊心动魄,人物刻画栩栩如生,读后令人受益匪浅。我买了几本笔记本,记录整理了书籍中文字优美的好词好段,并时常翻阅。不知不觉间,我提升了遣词造句的能力和作文水平,小学时怕写作文,初中却最喜欢上作文课。记得读初二至初三时,我有八篇作文被语文老师用蜡纸刻成范文,分发给各年级同学学习共享。书香,滋润了我的人生。

在教书育人之余,我一直坚持看报、读书,偶尔笔耕。我想,人在旅途,有书香相伴,被书香浸润的岁月最美,也最值得细细回味。

人生至乐,莫过于读书。



(CFP图)

精彩书摘

● 生命里的每一次遇见与离别,都会留下回响,终其一生,都在慢慢回响。
——东西《回响》

● 痛苦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,人们所受的折磨不应该被拿来比较,因为痛苦并不是一场比赛。
——洛莉《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》

●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,但我已经飞过。
——泰戈尔《飞鸟集》

● 生活在阴沟里,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。
——王尔德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》

● 他一生都在等待一个能彻底改变命运的机遇,却发现那些机遇,曾穿着最普通的衣裳敲过他的门。
——史蒂夫·特西奇《魔术师》

● 真实的自我,就像月光下的海,庞大安静,想证明给别人看的时候,却只能拍出一团焦糊的黑暗。
——八月长安《时间的女儿》

新书快读

《摇铃铛的人》

内容简介:

西夏末代左先锋刘焱奉命举家西行,去护送王妃。行至银城,守军阻道,养子子义率部杀出重围,去与王妃会合,随后扎根三坪里。刘焱与二子子能、子行则滞留银城东山,被迫改姓为左,修大堤、重建东古镇,繁衍生息。子能一脉世代学家,子行一脉世代护堤,自此开启左氏一族七百余年的家族历史。



陆涛著
中信出版集团

《向海寻鲸:杜甫传》

内容简介:

每个人脑海里都有一个想象的杜甫,此书试图呈现的是历史上那个“可能的杜甫”。他是没落士族的子弟、雄心万丈的文艺青年、失意潦倒的低级官僚、投亲靠友的流浪者、心怀惭愧的丈夫和父亲,当然,他还是个醉心诗歌的写作者。在大唐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,他持续用诗歌记录自己一家的迁徙、悲欢,描摹目之所及的山川景象、民众遭遇,抒发心中所念的亲友、理想、遐思。他想用笔墨,在寂寞无奈中寻找些微温暖,找到生活的意义,也想让自己在乎的所有事物留存于诗歌之中。或许,杜甫就像你我,也有过盛大的梦想、突发的激情,也曾期望到大海上,追寻壮观的仙山、大蟹、巨鲸。



周文翰著
天地出版社